

■新作聚焦

付秀莹长篇小说《青枝》： 采撷充满生活新鲜汁液的细节

□贺绍俊

读到付秀莹的长篇小说《青枝》还是有一份惊异的，它分明是《陌上》和《野望》的“升级版”。一样的乡村景致，一样的唠家常，我惊异于付秀莹要有多大的文学自信，才敢于在一条崎岖的小道上执着地朝前走。这是一个求新求变的时代，作家们都被创新的焦虑追逐得喘不过气来，想尽办法“城头变幻大王旗”。付秀莹却处变不惊，依然以大家熟悉的身姿泰然自若地从她的“芳村”款款走来。这一回，她是带着一位芳村的青葱少女走过来的。这个少女叫米子。这是乡村最普通的名字，但普通的乡村女子同样有丰富的精神世界，有美好的愿望。付秀莹仿佛就是米子的知心姐姐，她陪伴着米子从少女的羞惭和迷茫中走出来。她欣喜地看着米子长大了、成熟了，有了主见了。她目送着米子朝着愿望的光环走去。

变与不变的辩证法

付秀莹是不变的。她热爱自己的文学原乡“芳村”，始终书写芳村里的故事，始终关注芳村里的普通人物。当然，不变自有不变的理由。付秀莹创造了一种特别的小说叙述方式，这使得她的小说具有极其鲜明的辨识度。付秀莹采取的是典型的日常生活叙述方式。她的句式是短促的，这使叙述像是在与亲人絮叨，具有浓郁的日常性和人际交流的亲切感。我们不得不佩服付秀莹的叙述能力。她写芳村故事的几部小说都是在讲述芳村的家常事，看似平平淡淡，没有什么戏剧性冲突，却有滋有味。仔细读过，才明白这不完全是由于她的叙述能力强，更由于她对乡村的日常生活有感情、有体会、有思考。她的文字有温度，饱含着她对家乡的喜爱以及和乡邻之间质朴真切的亲近感。这些特点也都体现在《青枝》这部新作里。

但不要以为付秀莹的写作就是一成不变的。事实上她的不变只体现在表面，而掩藏在表面之下的则是一条不断求变的潜流。事实上，《陌上》《野望》《青枝》这三部小说尽管都是写芳村的日常生活，尽管始终保持着付秀莹的特点，但每一部又在悄悄发生着一些变化。《陌上》是在芳村挨家挨户串门，倾听兄弟姐妹们的唠叨，也分享他们的喜怒哀乐。《野望》是“深扎”到一户人家，陪着翠台一家人度过了一年的岁月。《青枝》则是一名少女在成长岁月里的自言自语。这三部小说虽然用的都是付秀莹式的口语化的短句式，却因为叙述视角的变化而产生了一个不一样的审美感受。我读付秀莹的小说，甚至有了一个错觉，以为芳村的乡亲们都应该是这样说话的。

让我更惊奇的是，在这悄悄的变化里还酝酿着巨变。《青枝》将这种变与不变集中地显现出来，让我们看到了一种“非常态”的小说样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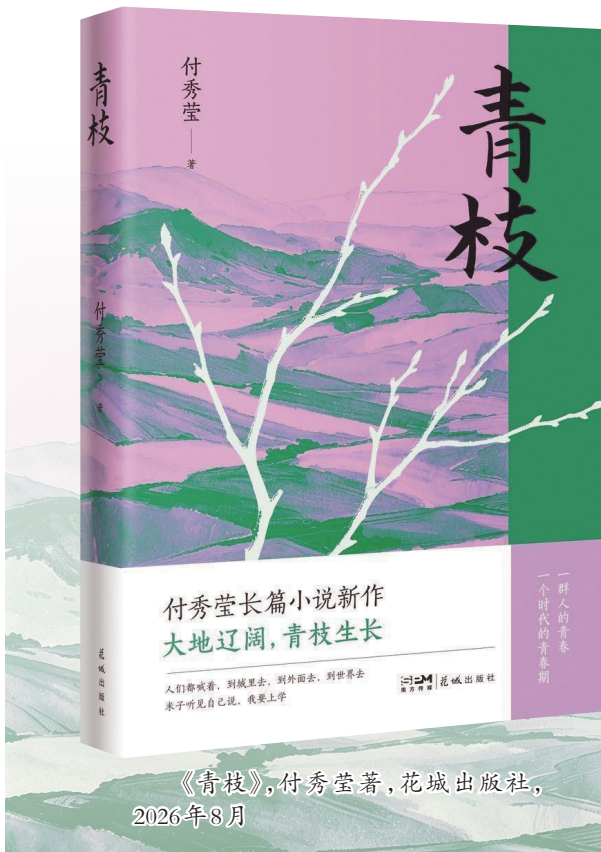
从讲述故事的角度说，《青枝》的情节很简单。小说写了芳村聪明好学的刘米子从芳村小学顺利升学到县重点实验中学，但在中学因学习压力太大患上神经衰弱，不得不休学回家。休学期间，米子来到石家庄，在同村的小钗开的商场里做营业员。她在这里有了一次不愉快的初恋约会，又险些被商场老板赵飞性侵。这一故事框架存在着很多可以展开情节的节点，但付秀莹几乎放弃了所有的节点，采取了一种单纯化的叙述方式，以普遍性的描写替代了特指性和具体性的描写。这样的好处是完全不被故事所牵累，可以更充分地展现人物的心理活动和情感状态。比如记述米子在芳村小学的几个章节里，几乎没有完全连贯的情节，只是记述米子每天读书的情景，以及先后遇到的杨老师和小张老师。没有连贯的情节，自然就没有了令人期待的悬念。但是这丝毫没有影响到《青枝》对读者的吸引力。因为付秀莹带着切身体验和真挚情感对乡村田园风景以及物事的描写，以知心姐姐的情怀对人物内心的刻画，同样充满着感染力。小说的散文化和淡化情节其实已经是一种普遍现象了。半个多世纪前法国新小说派打出“反小说”的理论主张，对传统小说叙述造成巨大冲击。在《青枝》里，我发现付秀莹将这类技法发挥到了极致。她不去经营情节，却是采撷充满生活新鲜汁液的细节，拼贴出一幅帧绚丽的画

在中国当代乡土文学的创作中，城镇化与现代化转型是贯穿数十年的重要命题。尽管作家们关注乡村振兴以及新农村建设等时代现象，但很容易陷入对城镇化进程中各类社会问题的表层罗列，真正能深入时代肌理、叩问时代中人精神内核的佳作依然稀缺。停留在乡土消逝的感伤主义，流于对现代文明的单向推崇，并不能捕捉到中国现代化转型最核心的矛盾。张聿温将传统人伦秩序与现代市场规则的碰撞、乡土道德体系与现代价值观的撕裂，转化为《孝水谣》中一个精巧的小叙事的切口，剖开社会转型背后深层的人文异变与伦理危机，为当代乡土文学的现代化书写提供了具有参考价值的样本。

城镇化进程中的乡土中国“新变”

《孝水谣》的叙事，摒弃宏大的时代叙事与曲折的情节冲突，将戏剧张力聚合在一个普通乡村家庭的财产纷争中。退伍军人刘锁柱在母亲离世后，尚未走出丧亲之痛，便遭遇四个妹妹联合发难。她们凭借城镇化拆迁政策，以换锁、刷标语、聚众吵闹等方式，争夺家中拆迁房产，最终将恪守孝道、顾念亲情的长兄逼至无家可归的境地。看似一场寻常的家庭财产纠纷，被作者精准锚定在旧村拆迁、村落重构、高楼林立的城镇化转型节点上，以微观的家庭悲剧映射宏观的时代阵痛，跳出“家庭矛盾”的单一叙事维度，将个体家庭的情感撕裂、亲情危机，上升为乡土中国的精神困惑。

城镇化进程正在重塑乡村的空间面貌与物质形态，更在重构乡村的价值体系。乡土世界原



面。但我同时也发现，付秀莹并不是追随反小说的理论去的，她的这种单纯化叙述完全是从她对生活和乡村的切身体验中酿造出来的。因此她所拼贴出来的画面并不像那些现代小说通过反小说的技法构成一个非现实的镜像，反而是更加贴切地映射了人物在现实生活中的真情实感。

这大概就是付秀莹在处理变与不变时的辩证法了。她不赶时髦，也不迷恋现代派，凭借对生活的感悟去写。当她从生活中感悟到了变，她的叙述自然也会发生变化，有时甚至变得不可思议。但万变不离其宗，她的叙述都是对生活的反映。

从香雪到米子：少女的向往与归乡

接下来该说说米子这个女孩了。《青枝》是专门为米子写的。写米子同样也显出付秀莹的特别之处。她不像别的作家那样，要在小说中写一个有独特经历、独特个性的人物，她所写的米子就是乡村普通家庭中的一个普通少女。而这个普通少女的所思所想，是与众多普通少女共通的。她们懵懂的心里就向往着外面的世界，“总之是，自古以来，就知道读书是一条出路，一条，怎么说呢，正路，光明大道。沿着这条光明大道，一直能闯到‘外头’去。”小说正是书写米子在这条道路上跌跌撞撞一路走过来的情景。

米子让我想到了40多年前的另一个乡村女孩。铁凝的小说《哦，香雪》里，香雪是一名生活在偏僻山沟里的中学生。那还是一个物质贫乏的年代，火车开进了深山沟，山沟里的姑娘们会到站台上与火车上来的乘客做交易。香雪攒了40个鸡蛋，想要换一个漂亮的塑料铅笔盒。小说的寓意是很清晰的，香雪不迷恋首饰、纱巾这类姑娘们普遍喜爱的物件，就想要一个塑料铅笔盒。铅笔盒象征着文明。当香雪独自摸黑走山路回家时，她不免害怕，但手里攥着崭新的铅笔盒，就感觉攥住了希望，她便有了勇气朝前走。铁凝笔下的香雪是一个清纯可爱的乡村少女。以这样一种单纯的、诗意的方式塑造人物形象，这在当时来说还是非常稀罕的。当年孙犁读到这篇小说时就欣喜地夸赞铁凝：“一写到那些女孩子们，你的高尚的纯洁的想象，便如同加上翅膀一样，能往更高处、更远处飞翔。”孙犁一眼就看到了铁凝身上的理想精神，

■评 论

解开人心的门锁

——评张聿温的长篇小说《孝水谣》

□李昌鹏

体，因而拆迁是双重维度的重构与摧毁：一方面是物理空间的旧貌换新颜，老旧村落被拆除，现代住宅拔地而起，乡村在物质层面更新；另一方面是伦理空间的重置，依附于旧宅、旧村落、旧乡土秩序的孝道、情义、礼法，也被逐一拆解、重构。

城乡文明转型的文化阵痛

《孝水谣》以现实主义笔法，剖析城镇化转型的社会现象，直击其背后对应的复杂人心，以及中国乡土现代化转型过程中产生的不可规避的阵痛。孝水村是当代中国城乡转型的微观缩影。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进入高速现代化进程，旧有的乡土秩序、农耕文明伦理、传统道德规范遭遇冲击，而适配现代社会的公共道德、价值体系、人文精神尚未深入人心。在这样的时代裂隙中，个体极易被物质欲求裹挟，陷入功利主义的精神困惑。

《孝水谣》的悲剧性不只是兄长刘锁柱无家可归的个人遭遇。桃花、杏花、槐花、枣花四姐妹主动拥抱“男女平等”等现代文明理念，但摒弃相互尊重、彼此包容、权责对等的核心内涵；她们以“合法继承权”作为话语支撑争夺房产，却无法法律背后的公平正义、公序良俗；她们并非彻底摒

弃亲情，在无需付出利益代价时，反而非常乐于维系温情。同时，作者并未将她们简单地塑造或恶人，而是展现了时代环境对人性的重塑，折射出当代社会普遍存在的精神危机与道德困惑。与之对应的是“孝水三贤”。盲爷爷、老队长、王老师三位老者，是孝水村乡土传统的坚守者与传承者，象征着熟人社会中的良心、正义、道义与情义。面对刘家的悲剧，他们主动出面调解，但抵不过拆迁房的巨大利益诱惑，家庭矛盾未能化解。

作家没有简单将人物标签化、善恶对立，而是捕捉到现代观念在普通人身上的复杂投影，展现人性的多面性与矛盾性。小说摒弃了非黑即白的叙事逻辑，不刻意批判、不刻意洗白、不急于给出标准答案，而是还原时代转型中普通人的软弱、贪婪、纠结与妥协。主人公刘锁柱面对妹妹们的步步紧逼，始终隐忍退让，不愿撕破脸对簿公堂，甚至主动提出出钱补偿妹妹们。刘锁柱的隐忍、退让、包容，也承载着传统乡土文明最珍贵的道德力量。作为典型的“历史夹缝中的悲剧主体”，他的悲剧不是个人的，而是具有时代共性的，是乡土文明转型阵痛在个体身上的集中投射。

作品中“门锁”的反复更换与堵塞，是整部小说最具症候性、最精妙的隐喻性细节，也是统领

■创作谈

《青枝》出来以后，我经常被问到一个问题：为什么写《青枝》？

我支支吾吾，顾左右而言他。老实说，我不知道该如何回答。

是不是年纪的原因呢？中年人了，仿佛一个人走长路，走得累了，烦了，倦了，忍不住回头看一眼。青枝葳蕤，在时间的风雨里摇曳。那么多的人和事，纷纷沓沓，汹涌而至。我坐在空白的文档前，大声呼喊他们的名字，我叫一声，他们答应一声。我再叫一声，他们再答应一声。一声一声，都是从心里喊出来。刘米子，翟英军，小张老师，环环，伟刚，小钗……我们眼睛看着眼睛，在对方的眼睛里看见自己，小小的一个，有点变形，有点陌生，可真的就是那个人啊。我们各怀心事，再一次彼此相认，说呀笑呀，也流泪，也唏嘘，也沉默，都是家常闲话，最要紧的偏偏一个字都不提起。

这么多年了，我知道，我们终于都经历了人世的风霜，品尝了生活的万般滋味。有那么多的体己话，话到嘴边，却欲言又止。是呀。我们早已过了那种意气风发的年纪，黑就是黑白就是白，爱就是爱恨就是恨。我们在大平原上奔跑，眼里揉不进一粒沙子。而今，我们都被生活教导过，我们也饱尝了命运的各种脸色和眼色。经过了漫长岁月的捶打，我们这群不识人生滋味的少年，也终于知道了世事的轻重，知道了人间的深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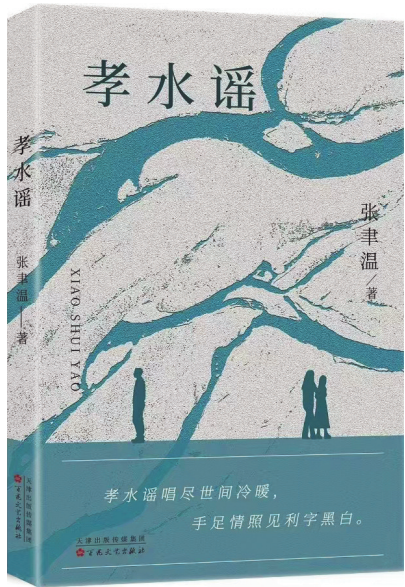
可是我却多么怀念那些天真莽撞不知天高地厚的好年华呀！在刘米子眼里，一个村庄就是整个世界，小小的校园就是宇宙的中心。芳村的鸡鸣狗叫，田野里的风声雨声，乡下的流言闲话，是那么叫人烦恼，又是那么牵扯人心，爱不得恨不得。内心的动荡不安，青春的躁动骚乱，时代风潮起起落落，而外面的世界是那么神秘辽阔，充满陌生新鲜的吸引力。刘米子像一个灵敏的小兽，在时代的旷野里东奔西突，跌跌撞撞，有时候得意欢喜，有时候煎熬忧愁。大时代的烟霞笼罩着她，烘托着她，蒸腾着她小小的野心，滋养着她幼稚的梦想，催生着她不断抽枝发芽，野蛮生长。她的苦恼也是一代人的苦恼，她的英姿勃发也是一代人的英姿勃发。她的心事沉浮，同大时代的云霞霏蔚缠绕交织在一起，有一种庄严的壮丽的意味在里面，直叫人觉得眼热心跳，生出许多无端感慨来。

有读者说，刘米子就是少女时代的翟小梨，《青枝》是《他乡》的前史。说得笃定坚决，我也不好反对。其实在《青枝》里，我没有着意写刘米子一个人，我写的是一群人。我是想以刘米子为镜子，折射出以她为中心的一组群像。好比舞台上，大幕拉开，锣鼓喧天，角儿们粉墨登场。我们坐在台下，仰脸看着他们，为他们哭，为他们笑，到了紧要处，恨不能冲到台上，亲身参与到他们的人生里去。真个是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啊！老实说，我很迷恋这种“你方唱罢我登场”的人生场景。像极了我们的生活日常。每个人都是他自己生活的主角，每个人又都是别人生活的配角。我们勉力扮演着各自的角色，有很多时候沉浸其中，无法自拔。尘世苍茫，人来人往，人聚人散。时代的幕布之下，生活的悲喜剧永不散场。细品之下，有很深沉痛切的命运感在里面。

《青枝》里来来往往的人，我都那么热爱他们。我懂得他们的难处，抚慰他们的伤口。在他们人生的难堪时刻，我会默默扭过头去，不看他们。比如说小钗，在刘米子的人生中留下深刻的烙印。小钗是芳村的传奇人物，是刘米子们的另外一种人生可能。小钗的道路有她个人的选择，有时代的加持，也有命运的拨弄。她的父亲、公公、丈夫、“贵人”樊处，都以不同方式不同程度地参与了她的命运改写，成为她人生大戏里耀眼的配角。其中有很多场小戏，比如小钗和樊处之间的博弈，小钗和赵飞关系的错位与反转，小钗面对刘米子的复杂矛盾心境等，都值得浓墨重彩，但又必须惜墨如金。

《青枝》里，我无意于讲述一个完整的故事。我想写时代烽烟之下，普通小人物们的内心剧场，那些思路曲折，那些心绪流动，那些心事起落，被大历史的风云激荡着，落在烟火人间的拐弯抹角处、细枝末节里，这该是生活的真实模样、真实滋味。《青枝》里有很多人和事，没有结局。一些谜团，也并没有谜底。这不是我的故意。人生不就是这样吗？我们是来体验的，不是来寻找谜底的。我也是人到中年，才渐渐懂得了，很多事情不必苦苦追问，很多问题根本就没有答案。刘米子和伟刚之间，一段缥缈的少年心事，被岁月的风吹过，一丝痕迹也无。我们似乎什么都没有看到，可我们似乎又看到了很多。小李子母亲这个人物，其实比小李子更富有内心张力，更有料更有戏。我对这些普通小人物身上的谜团充满好奇心。这个人物放在另一部书里，有可能是一个大女主，光彩照人，有巨大的内心能量。在《青枝》里，只是淡淡一笔勾勒，不着力，很多东西呼之欲出。天知道我得按捺住多大的好奇心和好胜心，才能忍住“不写”。有很多时候，知止很重要。不写之写，不写之说，不争之争。就仿佛面临着人生的很多关卡，更多要紧处，退后一步，大约是更难的。

我一直以为，写《青枝》了却了我的一桩心事。可是，谁能料到呢？我被《青枝》里的人物们牵扯着，更多纷乱的心事意外生长出来。当年是青枝葳蕤，而今是老树繁花。



整部小说的枢纽性象征物。门锁，是家庭空间的物理边界，四姐妹数次换锁、堵锁，刘锁柱一次次被拒之门外、有家难归。门锁的开合之间，道尽时代转型的人心之变与伦理之痛。现代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中国乡土的现代化转型亦是必由之路。《孝水谣》提醒我们，现代化从来不只是实现城镇化带来的空间现代化，更需要彻底解开人心的现代化、伦理的现代化、精神的现代化之“门锁”。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作者系出版人、评论家）

时代的幕布之下，生活的悲喜剧永不散场